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人间小景

◆小说世情

## 苍山负雪

## 高唱《女驸马》再忆左四和

江磊

两次登泰山，可惜都没有看见青檀千岁。因此，就一直想：那青檀到底是如何的面目？千岁只是个约等于，或许已万岁。泰山就是一座见过不少万岁的圣山。想想那些万岁们，不远万里，跋山涉水，一派虔诚，专程上到岱顶。然后神情严肃、毕恭毕敬地拜祭。那一刻，不知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反正我已不知。虽然石碑上有记载，但那只是记载而已。真正的想法，在他们的心中最深处。普天之下，是不会有几个人真正能弄懂的。

既然弄不懂，那就别问。于我而言，这座山，与万岁们无关。它只是一座山，齐鲁平原上纵横奔突的一座山。山上有古柏，有巨石，有碑碣，有奇观，有寺庙，有老松，有老道，当然也还有老僧……山上还有无边的野草，蔓生的杂树，间或有形制不一的坟冢。一座山，有了这些，就丰满了。它就是齐鲁平原上最高的一座山，就是面临大海，紧依河泗，俯仰众生，又超然物外的一座山，就是天下万民们抬头可见，低头可想，如同炊烟一般平实的一座山了。

可是，它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座山呢？

山生在那里，定在那里，四季晨昏，日月循环，它早已把自己交付给了天地。天地是个大循环，一座山，一条河，一座山脉，一条河系，其实于天地来说，都只是沧海一粟。那么，天地视泰山，也仅仅只是一座山，一粒站立的微尘，一支向上的苇剑。天地曾赋予泰山以一座“圣山”之使命吗？肯定没有。天地视万物皆大同。对于天地来说，没有圣。圣都是生在这块小地球上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。而这即是小循环。人类生吞生活，战斗、牺牲、争夺、繁衍，都在这小循环之中。于是，人类创造了圣。对泰山，人类封它是圣山——

贴上金子，立起庞大的碑，浩浩乎来篇祭文。

泰山理会和认可了这些吗？我因此特地选择泰山上的芜杂小径，在艰难的攀登中，我一遍遍地问身旁的树木，问树木间的青苔，问草丛里的虫鸟，问泥土里的青苔，问那些遗址，问那些倾圮的残碑，问流过残碑的山溪，问溪边古旧的瓦片，问抬头可见的松顶白云，问那些虬曲不已的老树，问后山上鲜有人问津的古道，问溪涧旁低矮的茅屋，问那独自坐在小径边的当地人，问岱顶后面那悬崖上的老藤，问伸向云雾里的那瞬间消失的山峦，问站在山顶可远远眺望的河流……我都问了。我仿佛没有得到任何回答，却又获得了所有答案。

泰山，仅仅只是泰山。石的骨骼，松的身体，云的毛发，水的身——可是，我却时常读到世人眼里的泰山——圣的眉眼，道的高深，佛的香火，儒的做作。泰山，还是齐鲁平原上的泰山吗？

很多人都到泰山来。我两次从院中大地，跑到泰山来。一次上了岱顶，抚摸那些高大的石碑。我的感觉是太冰冷了。倒是岱顶街上的那些小吃，使我想起齐云山上那条街上的小吃。那些小吃将泰山一下子拉了回来。人间烟火，底层气息，泰山有些亲切了，像是邻家的大哥哥，又像是从前的老朋友，可以坐着，慢慢地吃，慢慢地聊。吃完聊完，道一声再见，便下山了。

古往今来，写泰山的文字多如牛毛。我只喜欢其中的几句。那是我的老乡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中的“及既上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；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”。

姚老先生写的是真实的泰山，是自然界的泰山，是大循环中的泰山，是人心里的泰山。

重要的是，他写的不是万岁的泰山，不是道的泰山，不是佛的泰山，不是儒的泰山。这就够了。泰山因此接纳了他和他的文字。我第二次登泰山时，居然没进山门。我在山门边默诵了一遍《登泰山记》，又想了想泰山的千岁青檀，还想到古坞云雾，就觉得又淋漓尽致地游了一回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2023年10月16日至18日，黄梅戏《女驸马》首演65周年纪念活动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剧场舞台上演。其中一段“传承”活动最慰人心：麻彩楼双手捧起作为黄梅戏艺术象征的一袭状元袍、一件驸马套传递给韩再芬，韩再芬交给吴美莲，吴美莲传于一众二十来岁的年轻人……这是值得载入中国黄梅戏史册的经典一幕。

远在百里之外的小山乡——潜山市五庙乡，对这次活动也极为关注。为何偏远山乡对《女驸马》首演65周年纪念活动会如此牵挂，甚至奔走相告，欢欣鼓舞呢？这与五庙乡民间艺人左四和息息相关。

民间艺人左四和(1902—1983)，五庙左湾人，出身于民间戏曲世家。他少时出道，是一位集黄梅戏、高腔、弹腔于一身的艺人。左四和是左四和的儿子，他认真看了关于《女驸马》首演65周年纪念演出的诸多新闻，心潮澎湃。一些热爱黄梅戏的老票友们也神采飞扬，纷纷拿出当年留存剧本，围坐一起，煮茶聊戏，回忆左老的历史往事。

在谈及《女驸马》剧本由来时，大家由衷感叹：如果没有左老，哪有《女驸马》呢！

王兆乾是著名的资深黄梅戏艺术家，《女驸马》是他根据左老的弹腔剧目《双救母》手抄本改编而来。他与左老相识于1947年的烽火年月，是左老让他见识了黄梅调(戏)。1957年，在王兆乾的建议下，左四和作为民间老艺人到安庆黄梅戏剧团担任唱腔辅导员。他们相识、相知，因黄梅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王兆乾常说：我所接触的第一位黄梅调艺人是左四和，我所记谱的第一首黄梅调是左四和清唱的《闹五更》。他在1987年第4期的《黄梅戏艺术》上发表了著名文章《左四和与女驸马》，郑重作出了“没有左四和，便没有《女驸马》”的铿锵论定。

此盖棺之论既是对左老的最高褒奖，也是对五庙戏曲沃土充分肯定。若没有左四和的“托孤”之举，后来者可能会与这部传世经典失之交臂。据此推论，左老家乡五庙岂不成了《女驸马》的原创之乡？



湿地鹭影 李陶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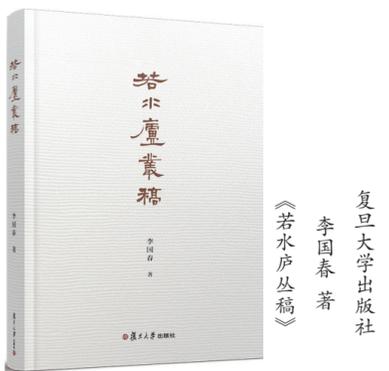
◆书心书影

## 《若水庐丛稿》序

汪茂荣

癸卯仲夏，李国春先生辑录其历年所作文史杂著及诗古文辞等为二编，总其名为《若水庐丛稿》，拟绣梓行世，而嘱余序。余薄殖少文，以与先生相交有素，亦不复辞，遂贾勇为之曰：

夫有清一代，华夏文学百科争大，桐城文尤知名。盖方、刘、姚三先生异军突起，一以宗旨，一以才胜，一以识胜。虽所造各异，而宗旨则同。以此文成派立，矫然居斯文正宗。后之言古文者，莫不循此为轨辙。故一再传，而有阳湖、粤西、湘乡诸派继起。影响所及，几无不家桐城而户方、刘、姚矣，宜乎时贤有“天下文章其有桐城”之誉。惜新文化运动起，陈、胡辈以“谬种”溢之。毒手尊拳，交相抨击。遂致风雅道衰，引车卖浆者语滔滔天下皆是。吁！可叹也。虽然，当礼崩乐坏之际，仍有特立独行之士为诗古文辞于举世不为之日，而华夏文脉一线之传，亦在此而不在彼也。以余所知，海内为此者指不胜屈，即吾桐亦不乏其人，国春先生其卓卓者也。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国春著 《若水庐丛稿》

盖国春先生生性儒素，幼秉庭训，颇志于学。及冠迫于生计，虽多能鄙事，而经纬史，始终不废书卷，尤于桐城文化有笃嗜焉。

◆信笔扬尘

## 杀害秋瑾的凶手

朱辉

在名臣辈出的晚清，李钟岳、贵福、张曾扬这三人原本应该很快被后人遗忘。然而由于他们是审理秋瑾案的三级官员，因此被载入了史册，成为了历史名人。如今有些自媒体文章说这三位都不得善终，彰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。然而细究起来，似乎只有李钟岳真正不得善终。

当年李钟岳是山阴县令，他对秋瑾十分敬重，在职权范围内百般维护。奉命查抄秋瑾的娘家时，担心搜出革命证据，李钟岳不让手下搜查秋瑾居住的小楼，结果搜查无功而返。审讯时不忍用刑，受到知府贵福责问时，辩解“均系读书人，且秋瑾又系一女子，证据不足，碍难用刑”，最后不得不执行死刑命令时，李钟岳对秋瑾说：“余位卑言轻，愧无力成全，然死汝非我意，幸谅之也。”并答应了秋瑾行刑时不枭首、刑后不剥衣服的要求。行刑后未过3日，李钟岳因庇护罪被革职。之后他陷入长时间自

责，最终悬梁自缢，离秋瑾遇难仅百余日。

1912年，秋瑾的友人在西湖边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，将李钟岳“神位”祀于祠中，可见他们理解他的苦衷，感恩他为维护秋瑾付出的努力。当时李钟岳若敢放走秋瑾，贵福的亲信肯定不会答应。不仅救不了秋瑾，还会让自己的家族被株连。绍兴知府贵福是杀害秋瑾的头号凶手，他曾积极支持秋瑾办大通学堂，还为学堂题字“竞争世界，雄冠地球”。正因为如此，秋瑾“犯事”后，他担心被视为同党，于是最为坚决地想置她于死地。没有贵福上蹿下跳，秋瑾很可能死不了。

秋瑾死后，贵福臭名远扬。然而他善于钻营，1909年出任漕运劳保道员，加二品衔，反而升官加爵了。到了民国时期，他改名“赵景祺”，先是攀附张作霖，当上了高官。伪满洲国建立之后，贵福出任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，溥仪将皇妹四格格嫁给贵福二子为妻。贵福由此达到人生巅峰，混

2023年是左四和先生120周年诞辰。左老的孙子左国庆这一整年都在忙碌，原本对戏剧文化不太感兴趣的左国庆突然变得兴趣浓厚，冥冥之中像是老先生在和孙子“安排”着这一切。这一年来他遍访了潜山、岳西、怀宁等地的黄梅戏剧团，寻找爷爷当年的足迹。41本传统戏和47本稀有剧目的目录、部分人物表他都已经收集到手，还有2本爷爷当年的手抄本也被他一一寻得。他自发地将家里的房子腾出一间，把爷爷用的老物件摆放整齐。左国庆像个老专家，一同前来参观的人介绍：“这个柜子是老爷子当年用的，里面都是他当时穿过的戏服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没有动过。这个是髯口，有时又叫口面……”

“我家现在还保留着爷爷当时用的洗脸架和瓷脸盆，每每看到这些物件，嘴里哼着《女驸马》，心里时时感慨万千！冯素贞为救心爱之人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。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想让更多老一辈民间艺人被历史铭记。哪怕这是一趟没有终点的道路，我也会毅然走下去。当然更欢迎今天传承演唱《女驸马》的‘冯素贞’‘刘文举’等黄梅戏大咖们，再来五庙感受一下文化艺术之乡的黄梅情。”

左四和先生的家乡没有忘记这位老人。他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力所能及地还原那段历史，收集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。力促《女驸马》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左四和闪亮登场，使其无私奉献精神永远烙在黄梅戏戏迷的心间。

## 风铃草花开了

徐礼宾

萧老汉闹着要回山里老家，终于如愿了。

一大清早，走出自个儿的砖瓦房，萧老汉看到的依然是那幅熟悉的画卷：山水环绕，田地纵横，红花绿叶，满目青翠。走到屋旁，多年前种植的风铃草不仅没有枯萎，而且生长旺盛，数不清的紫色花朵酷似连缀在一起的小铃铛，在甜滋滋的晨风中恣意飘舞着。

“老哥，从儿子那里回来啦。”住在不远处的木三过来打招呼。“回来了，昨晚儿子送回来的。在城里待久了，想家，想你们呢。”萧老汉抓住木三的手。

儿子赶紧过来向木叔问好，试图解释这次回来的原因。“不怪呀，这是埋了胞衣罐的地方，哪能说割舍就割舍的。再说，在城里，你们都忙，你爸没个熟人，待在高楼上着急。我也是个人在家，你看，好得很，现在有手机，联系方便。”木三叔笑呵呵回应。儿子只得逢迎着：“暂时只能这样了，木叔，以后请多关照。”

吃过早饭，儿子帮父亲收拾了会屋子，见差不多了，就回省城了。萧老汉扯过两把椅子，喊来木三，两人跷着二郎腿，一边喝茶抽烟，一边看门前大路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，在吞云吐雾中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“你到城里前，这里还没有修水泥路，现在都通到家了。”“是啊，全都是水泥路了。”萧老汉看到对面大山顶上一条水泥路像一条白丝带从天空飘落而下，很是感慨。“刚过去的不是送快递的三轮车吗，快递也通到咱这里了？”“老早就通了，以前最穷的二毛家现在开了家快递店，这方圆一带凡是网上买的东西都到他家取。”“哦，二毛家翻身了，好事，好事。”萧老汉连连感慨。

正说着呢，又看到远处水田上头有一个小飞机。“老哥，那是承包大户在用无人机打农药呢……”“难怪，有人在抖音里晒咱这的变化大。”萧老汉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提起抖音，他不由得想起小玲子。“小玲子，不是隔壁组的吗？”木三说，“她老伴去世了，孩子在外上班，一个人在家，精怪得很，经常拍照片发抖音。上次在路上碰见，她说要去镇上养老院看看，说那里花销不高，管吃管喝，有人服侍，还问起了你。”木三见萧老汉提起小玲子，就抖落起她的情景。

“镇上办了养老院？问起了我？”萧老汉眼睛亮起来。小玲子，初中前后位，上课时，是挡在萧老汉眼前的一道风景，同学三年，让萧老汉记住了三年。“问啥了？”萧老汉跟着问。“没说啥，”木三说，“就问你咋样了，什么时候回来。”木三停了停，他想的是别的事，“哎，村干部前阵子来过，说我们这里被人看中了，有人想租我们的房子办民宿。”“你咋想的，房子出租了，自己住哪呀。”萧老汉知道民宿的事，在城里时村里打过电话，只不过儿子没上心，自己也没多想，就搁下了。“他们说，都有解决的法子，只要你愿意，都能解决。”木三说。萧老汉听了，心里涌起了丝丝波澜。几年时间，这偏僻的山里变化太大了，待在城里，哪能感受得到啊，这次回来对头了。

第二天，他又早早地坐在门前，看对面那高山，看山间那梯田，看蜿蜒的道路，看来来去去的路人。整日独处，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，只是今天他有些心神不宁。傍晚，木三从外面回来，对他说，“今日去了趟村子和镇上，村书记听说你回来了，带话说，明天过来看你，叫你不要走远了。另外，在镇上看到玲子了，她住到了养老院，说过两天来看你。”木三的话像扔了一块石头，萧老汉心中又激起了一丝涟漪，“你不是诳我吧。”“怎么会呢。”

晚上，萧老汉留木三在家里吃饭，两人喝起了小酒。你一杯，我一杯，直到一瓶酒见了底。微醺的木三咕嘟着说，自己考虑再三，愿意将多余的房子租出去，同样微醺的萧老汉似乎也动了心。

入夜，萧老汉晕乎乎地进入了梦乡，他听到了屋旁那片风铃草花开的声音，他开心地跳起来了，一径跑到镇上的养老院……

